



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,正在家里整理东西,突然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:“快去咱们班微信群里看看,那里刚刚贴出的一张照片里有你。”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大家的怀旧情结比较重,最近同学微信群里不断贴出一些老照片,引发了同学们的诸多感慨。这次又贴出了与我有关的什么照片呢?我赶紧进入微信群,找到了这张照片。

这是一张摄于曹州牡丹园的合影,上面八个人分两排站立,三个女生在前,五个男生在后,背景是大片的牡丹花丛,八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脸绽放着灿烂的笑容,一如盛开的牡丹花。对这张照片我再熟悉不过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时,我邀同学来菏泽观赏牡丹,在曹州牡丹园拍摄的许多张照片中的一张。

1988年的4月,正值家乡的牡丹花期,我们同学一行8人来到菏泽。由于牡丹花期短,观赏

的人相对集中,整个牡丹路上各种车辆和行人交错在一起,熙熙攘攘,煞是热闹。幸亏我提前借了几辆自行车,在行人与车辆的夹缝中曲折而行,很快就到了曹州牡丹园的西南门。这是一座仿明建筑样式的牌坊门楼,高约十余米,檐角出翘,古朴典雅,门坊正中“凤凰戏牡丹”彩色图案下,悬挂的是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写的“曹州牡丹园”鎏金横匾。入得园来,便是一畦畦、一片片的牡丹,五彩缤纷,争奇斗艳,蔚为壮观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菏泽牡丹栽培已有1400多年,长盛于明、清两代,在中国牡丹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我们当时游览的曹州牡丹园是1982年由政府统一规划布局,在明清以来风格不一、大小不等的十几处牡丹园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,虽根据品种和花色不同进行了简单的分区,用竹篱笆隔开,但仍然是粗放的,花间的小路也没有硬化,可这并没有影响大家赏花的

拈朵微笑的花

□ 王洪

兴致。我们随着如织的游人,在花从中穿梭,留恋于红牡丹的艳若蒸霞、粉牡丹的妖嫩妩媚,陶醉于紫牡丹的华而不俗、蓝牡丹的素洁淡雅,惊诧于黑牡丹的端庄别致、绿牡丹的别具风韵,更为“葛巾”“玉版”这两位牡丹仙子美丽的传说而感叹。这次牡丹园一游,虽然只有短短半天时间,但给我和同学们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,当时拍摄的照片我也一直珍藏着。

荏苒春来,寒暑忽流易。二十六年的时光就像静静的流水,在花开花落之间悄然流逝。如今的菏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曹州牡丹园经过多次改建提升,也实现了华丽的转身,不仅规模不断扩大,面积达到1600亩,牡丹种植总量80万株,品种1100多个,基础设施也更加完善配套,园内景点由4个增加到39个,并新建了自动控温、控湿的四季展览温室。“花随人意应时开”不再是梦想,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、品种最多的牡丹种植基地、出口基地和观赏基地,带动了全市牡丹产业化发展,菏泽因此被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“中国牡丹之都”。

最近几年,我每年都接待几批外地朋友并陪同他们游览牡丹园。漫步园中,已经找寻不到昔日的任何痕迹,但心中涌起的依然是那熟悉的温暖和感动,过往的一切宛若在眼前。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,牡丹花依然在春风中以其雍容华贵的姿态傲视群芳,那些可爱的同学们也许已经霜染双鬓,也许皱纹已经悄悄爬上

了额头,但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,是否仍旧保留着那份热情、那份执着?在红尘的喧嚣和繁华之中,是否仍旧默守着那份恬淡、那份洒脱和简单的快乐?

此时,客厅里恰好摆放着两盆牡丹。尽管窗外雪花飘飞,牡丹却开得正艳,散发着浓郁的馨香,与窗外的雪花相映成趣,为节日增添了色彩。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,经过十几天的怒放,这两株牡丹很快就要凋谢,但我们不必为此惋惜。据禅书记载,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说法,佛祖拈起一朵金婆罗花,仪态安详,却一句话也不说,众人面面相觑,不知其意,唯有迦叶尊者破颜轻轻一笑,禅因此诞生。佛祖所传的其实是一种祥和、宁静、安闲、美妙的心境,这种心境纯净无染、淡然豁达、无欲无贪、无拘无束。花开花落,悲欢离合,本是人生的常态,那些拥有过的,那些逝去的,都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,拈一朵微笑的花,生命的芬芳便会在指尖绽放。

心香一瓣

红日初升 蓄力无穷

□ 焦欣欣

朔风凛冽的风,从耳边呼啸着走过,昏黄的路灯像一个个安静的老者,陪着我丈量回家的路,回家的路可以用步数衡量,而回顾三年来的从教之路,却是有着道不尽的丰收与喜悦。

从教之路,是向阳而生,抬眼看见的不是漫天霞簇拥的朝阳,便是湛蓝天空点缀的星辰。每每抬眼,我都被这份美丽所打动,也被这份温暖所感染。这份温暖就像一座灯塔,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

三尺讲台,演绎春夏秋冬;两袖清风,不谈功名利禄。这就是老师,抬眼是学生,闭眼还是学生,在这座校园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暖心的故事。

身边的每一个都是榜样,身边的每一件事都是力量。和柴慧灵老师同一年进入学校,同为语文老师,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我想要的影子。

庚子年的疫情期间,网上备课,网上授课,我们听到的总能是柴老师对本周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的详细分析,看似简单,实则她在背后下了十足的功夫。除了讨论授课室外,柴老师时时刻刻都表现出对国家疫情状况的担忧,她焦急的语气,她担忧的样子都让我动容。我们不过是凡人,而她却可以心忧家国,

繁忙的工作、遥远的路途,都没有浇灭她身上的热情之火,在她的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激情,一颗呕心沥血为学生、一心一意做教育的初心。

这颗心,像一轮红日,冉冉升起,蓄力无穷!

“呱嗒板,上卢海,卢海一个花布衫,谁做嘞,娘做嘞,一窝子小孩属兔嘞……”

儿时,寒冷的冬夜,我躲进被窝,总是嚷着让奶奶唱曲儿。煤油灯下,奶奶摇着纺车,也总是哼着这样的曲儿哄我入睡,我也总是百听不厌,奶奶也总是不厌其烦,纺车的嗡嗡声伴着带有韵律的曲儿,节奏是那么的和谐,夜是那么的宁静,我又是那么的愉悦和幸福!

我不知道这曲唱的是啥,也不明白曲儿的意思,但在当时老家村里,大人孩子们都会哼唱这曲儿。是夸赞卢海村里的姑娘美吗?还是向往卢海村当时的富足?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没有音乐的童年世界里,只知道好听,也是熬度漫长冬夜的希望和寄托……

直到有一天,奶奶臂弯上挎了个条篮子,里面放了一块蓝白相间的花布,扯上我的手给我说:“小嘞,今儿跟着我好好哈吃去……”

我不明白地问:“奶奶上哪去?”

“上卢海……”奶奶边走边说。

我不知道卢海在哪里,只听过奶奶给我唱的“呱嗒板,上卢海……”带着好奇与憧憬,我和奶奶出了家门……

走了很久很久,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,奶奶挨户叫人,哀求着重复一句话“大嫂子,给点啥吃吧,孩子饿得快不行了……”奶奶边说边摸着我的头,让人家看面黄肌瘦的我……

记得讨要时,有的家叫喊很久没人应声,有的人去屋里拿一个或一块馍,有的人家端来一碗稀饭,更多的是无奈地回答“俺也没有”。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家人倒给了一个黑面条,奶奶先用嘴感受一下热凉,没舍得喝一口,把饭碗伸到我嘴边说:“杂面条,小饿了,快喝吧……”那时感觉面条是那么的香!

我不知走了多远的路,只记得早上走时是冻结得硌脚的高低不平的路,回来时拖着粘满脚底厚厚的泥鞋……

漆黑的夜晚,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里,昏黄的灯光下,我看到了篮子里那不到一半多的有黄有黑、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凉馍,也看到了奶奶那疲倦又满带欣慰和窃喜的表情,在卢海却没见到奶奶曲里唱的“花布衫”……

我又冷又累缩进了奶奶用藤罩和火盆熥好的被窝,忽明忽暗的油灯下,纺车的嗡嗡声又响起,伴随着奶奶又哼起的“呱嗒板,上卢海”的曲儿,我不知不觉进入梦乡……

四十八年后的一天,我作为菏泽市牡丹区的一名人大代表,随同前往李村镇卢海村考察调研新农村建设情况。一路看到的是宽阔平整的乡村水泥公路,川流不息、时而拥堵的农村私家汽车。走进村里,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小洋楼房、干净宽阔的街道、欢快幸福的笑容、歌舞升平的景象……

念着“呱嗒板”,来到了卢海,儿时的记忆再难找寻。“一窝子小孩属兔嘞”是怎么?寄托还是向往?是无奈还是忧伤?今日,奶奶已却不能对我细说端详,我也不可能陪她在日光下讲述卢海现在的模样!

最
最
难
忘

呱嗒板,上卢海

□ 邓宝山

